



价格理论与实践
Price: Theory & Practice
ISSN 1003-3971, CN 11-1010/F

《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全球农产品价格的历史回溯与规律解释
作者： 胡冰川
DOI： 10.19851/j.cnki.CN11-1010/F.2021.07.120
网络首发日期： 2021-08-03
引用格式： 胡冰川. 全球农产品价格的历史回溯与规律解释[J/OL]. 价格理论与实践.
<https://doi.org/10.19851/j.cnki.CN11-1010/F.2021.07.120>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全球农产品价格的历史回溯与规律解释

内容提要：通过对比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历史事实，可以发现造成极端价格波动的原因主要来自外生的冲击，其作用机制是在于特定因素对价格波动的影响放大。一般意义上的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作用在于实现供需再平衡与信息再传递，属于内生机制。因此，与价格异常波动的作用机制并不一致。从趋势来看，随着生产效率提高，在需求趋于饱和条件下，农产品价格呈现出趋势性下降。透过当前全球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与趋势，可以认为：主导全球农产品价格体系的主要原因是内生机制，面对新冠疫情，该机制将确保未来全球农产品价格的再一次回归。

关键词：全球农产品价格 异常波动 波动周期 市场机制

DOI:10.19851/j.cnki.CN11-1010/F.2021.07.120

2021年，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为了恢复经济，美国拜登政府提出新一轮基建计划，这也催生美元流动性进一步泛滥。在此背景下，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较大波动，农产品市场价格也是如此。2021年5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达到127.1，正在接近30年来的历史最高记录，其中谷物和油料价格出现了非常大的涨幅。这也给大部分国家的居民生活带来影响，当前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农产品产出大国，其食品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根据美国农业部估计：2021年6月美国牛肉批发价格上涨8%~11%，猪肉批发价格上涨19%~22%，家禽批发价格上涨20%~23%^①。同样，巴西、阿根廷等肉类出口国肉价也出现大幅上涨。

如何看待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波动的频繁性、不规律性，特别是个别时段的波动剧烈性，涉及到规范和实证两个维度的讨论。其原因在于：从社会生活来看，价格（异常）波动首先会影响居民生活，往往会演化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导火索，控制物价和放任物价多数时候会适得其反；从学理研究来看，价格波动，特别是民生商品价格波动，始终都有内生和外生两种机制框架，正好对应现实中的物价管控和物价放任。显然，当前学理研究和现实操作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不仅需要更合理的解释，同时也需要对实践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认识出发，讨论长时段的全球农产品价格趋势及发展方向，在历史回溯与规律解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构性设想。

一、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特征事实

（一）新冠疫情以来的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

从特征性事实出发，以全球小麦价格为例，从

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小麦价格从来没有出现过“稳定”的状况，当然这需要对“稳定”的概念进行讨论，在此不妨以直观事实予以呈现，即小麦价格始终都处于波动状态。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小麦价格先是震荡下跌，2020年下半年以后快速上涨，并在2021年5月出现阶段性高位。从直观事实来看，新冠疫情初期，出于经济衰退的负面预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2020年下半年以后则因为需求与货币因素共同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波动呈现出显著的特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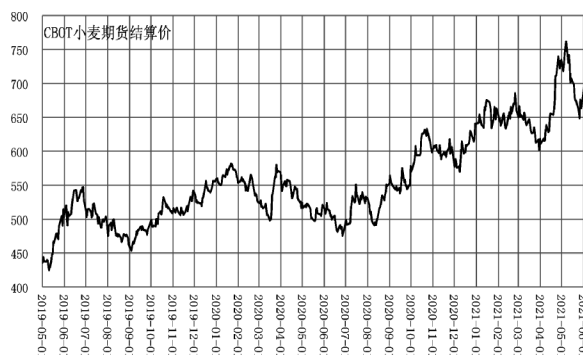


图1 全球小麦期货结算价变化

数据来源：CBOT，单位：美分/蒲式耳

从价格波动的特征性来看，最主要的逻辑线索是：全球新冠疫情导致了经济衰退的预期，从而倒逼主要经济体采取激进的政策措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从下跌到大幅反弹。这就意味着价格波动很难解释为内生或者外生的一元因素，内生变化和外来干预在很多情景之下区分越来越模糊，尤其在政策工具日益强化的背景下。对应的现实情况是：正是为了阻止经济衰退，2020年以来美国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流动性的泛滥，从而支撑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

①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 <https://www.ers.usda.gov/data-products/food-price-outlook/summary-findings/>

同期,在农产品领域,还存在一个重要外生因素,即2018年以来的非洲猪瘟导致的中国猪肉产量下降,以至于2020年供需缺口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弥合。这就意味着全球食品供应存在一定的缺口,加之美国货币政策作用,从而推动了2020年以来的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如果这个解释合理,那么2021年二季度以来,在中国生猪养殖恢复带来的猪价下降的背景下,全球小麦价格下跌也能获得解释。

(二)历史上两个特征性事例的启示

可以补充另外两个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的事例,一是1973-1974年,二是2007-2008年。下面不妨简单回顾一下:

众所周知,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采取石油禁运,从而导致全球石油价格暴涨。受到全球石油价格暴涨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农产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1974年全球小麦最高价格较1973年最低价格上涨了2倍^①。其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在资本市场,恐慌预期导致避险需求增加,使得大宗商品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在农产品价格方面,受到石油价格上涨影响,全球农业生产的投入品价格(氮肥价格上涨了5倍)以及运费等都出现了大幅上涨,从而推动成本增加。叠加资本市场与农业生产的共同影响,全球农产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

另一次是2007-2008年,受到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影响导致的经济过热,诱发了次贷危机,为了应对危机,美联储采取持续的降息措施,出于避险因素,美元汇率持续下跌,从而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其中农产品价格受到的影响也很大。其原因同样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本市场的避险需求;另一方面,则来自商品市场的需求放大,既包括美国生物能源发展打通了石油与农产品的市场,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食物消费升级,例如中国的肉类消费需求间接带动了谷物消费增长。

二、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一般意义

对比上述三个时段的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不难得出:造成极端价格波动的原因在内生机制上无外乎是商品市场失衡叠加资本市场炒作,根源在于市场失衡,资本炒作只是将市场失衡进行了信息放大。一般意义上,农产品市场的偶发失衡可以通过价格在一定区间内的波动实现重新平衡,大部分历史时期的价格波动都是源于此,这也是价格波动的本来含义;造成大幅价格波动的,往往是资本介入商品市场带来的放大效应,一部分是源于恐慌心理的避险行为,更多地则带有冒险投机的意味。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一般意义莫过于供需再平衡与信息再传递。

(一)全球农产品价格修复与供需再平衡

纵观历史时期的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尤其是极端的价格上涨,其持续时间都不会太久,农产品价格最终会回到趋势的价格中枢上来,这个价格中枢主要反映对应时期的生产效率与供需平衡。全球农产品价格在1973-1974年的极端上涨只持续了半年时间(1973年10月至1974年4月);2007-2008年价格极端上涨持续了12个月(2007年8月至2008年8月)。对这一问题所涉及到的具体原因解释,大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出增长的相对无限性,即使不讨论极端的价格上涨激励,正常的价格波动也会对农业生产起到正向激励,从而推动农业生产效率提高,进而使得供需获得再平衡;二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性,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是对美元稳定性的反映,当恐慌情绪消弭以后,市场获得了充分的信息传递,价格波动得以自然回归。

(二)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周期的概念归谬

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在于:如何判断农产品价格波动到底处于什么阶段,尤其是当前的农产品价格在历史中的阶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农产品价格的涨跌是否具有对称性?上述讨论着眼于价格上涨的分析,那么农产品价格下跌是否具有类似的逻辑?换言之,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是否呈现出周期性规律,显然需要延伸讨论。

透过上文的三个例证,可以归纳为:一是传统意义上,全球农产品市场价格的信任体系源自美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即美元本位的存在性;二是农产品价格不会无限上涨,而且价格连续上涨的持续时间都较为有限,历史上很少连续12个月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即市场理性的存在性;三是农产品价格极端上涨,都有对应的原因,除了基本面原因之外,都叠加了资本市场的作用,即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交互性。

根据这些归纳,可以明确的是:并不存在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周期性,上涨都是特征性事实的表现,而面对极端价格上涨以后的回落则是修复性的。这就意味着,市场自发的涨跌修正是随机的,而价格暴涨之后的回落是存在明确因果关系的。因此,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周期性”只是涨跌互现的一种描绘,并不是真正的周期。可以反证的,如果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存在周期性,那么频率和波长如何确定?进一步来看,对当前农产品价格阶段的判断则是具有经验性的,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持续时间,如果持续时间超出了合理原因,那么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只是时间问题。

至于农产品价格在下跌情况下的反弹,可以结合农产品价格趋势问题来讨论。如果存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大幅下跌,也就是“超跌”,必然存在修复性

^①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

反弹,这个与价格暴涨之后的修复性下跌同理。由于农业生产效率长期的稳定增长,甚至个别时期生产效率增长带来的产出增长超过需求,这种下跌则属于趋势性下跌,这也就失去了反弹基础。所以,农产品价格上涨和下跌的修复是非对称的,从趋势来看,实际价格持续下跌应属于常态。

三、全球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与趋势

(一) 价格坐标系选择:波动的非对称性

从特征事实出发,对应的是全球农产品价格的异常波动,其实特指全球农产品价格的单边大幅上涨,尽管在大幅上涨之后,最终仍然会回归到价格中枢。从现实观察来看,在全球农产品价格单边大幅上涨之后,尽管价格迅速回落,但对于很多国家和地区而言,并没有实现对称性的价格回归。因此,在农产品价格波动研究中,形成了价格波动的“非对称”研究。这类农产品价格非对称波动主要刻画“涨多跌少”这一现实情况。实际上,农产品价格的非对称性主要在于价格坐标系的选择,而非名义价格的直接对比。

讨论特定国家和区域的农产品价格波动是否具有对称性,只是一个实证问题,并不具备一般意义,也没有实际价值,最多是描绘在特定价格坐标系中的波动特征。但是,对于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而言,如果更新了价格参照系,例如从购买力平价和消费篮子变化来加以衡量,那是具有一般意义和实际价值的。只不过在新的价格坐标系当中,非对称性并不是“涨多跌少”,而是单边趋势性下降,这一点已经成为基本共识(Grilli and Yang, 1988)。因此,对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研究可以缩小为全球农产品价格的上涨。

(二) 全球农产品价格的趋势性下降

从人类的长时段来看,全球农产品实际价格始终处于下降趋势,工业革命以来,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更为一般性地,不仅是农产品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只要生产效率提升一切商品价格都将随历史发展而趋于下降。正是因为商品价格的下降,所以每个人才可以获得更多的商品消费,等价命题在于:人类劳动的相对作用始终处于上升趋势。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不妨从两个不同层面来进行:

1. 货币参照系。如果直接以美元币值为价格参照系,以全球小麦价格为例,1960-2021年间,全球小麦价格从每吨71.8美元上涨到238.6美元,60多年间上涨了2.3倍。显然,按照绝对值比较的意义并不大:一是异常波动;二是需要考虑美元作为计价货币自身的变化。因此,当扣除美元CPI之后,全球小麦价格便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1960-2021年间下降了63%(如图2所示)。实际上,回溯历史越长,农产品价格下降趋势会明显;同样,全球农产品价格在未来仍将会持续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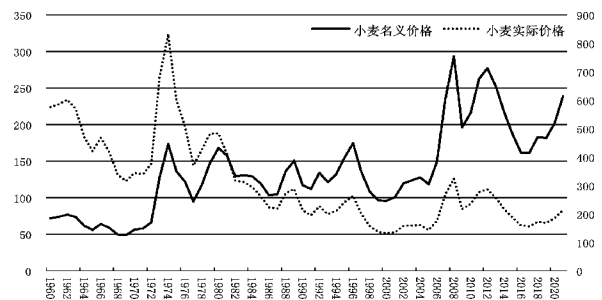


图2 全球小麦价格变化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单位:美分/蒲式耳

2. 商品参照系。根据Grilli和Yang(1988)的计算,从1900年到1986年,所有初级商品的相对价格每年下降0.5%,非燃料初级商品的相对价格每年下降0.6%,这一测算实际上是以制成品的价格为参照系,后续研究测算进行了再次确认(Pfaffenzeller et al., 2007)。可以更具一般性地,扩展到商品和要素领域,即除了劳动之外,商品和要素价格在长期都将相对下降,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使得劳动相对价值的提升。正是如此,恩格尔系数才会持续下降,并成为—个社会发展程度的指标,这一指标可以扩展到一般商品与收入领域,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趋势意义上,一般商品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会持续下降。

对于居民收入而言,在传统框架下,只有两个去向,就是消费和储蓄。在现实世界中,收入去向是消费和投资,居民储蓄可以理解为对债券的投资。那么对于任何一个可以获得收入的主体而言,其收入去向莫过于购买消费品或者投资品。这就意味着,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商品参照系当中,消费品价格相对于投资品价格将长期下降。

(三) 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与趋势的作用机制

毫无疑问,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是内生的,毕竟价格波动是一切经济活动的结果,即便有外生的政策干预,那么也会通过其他方式对价格波动进行溢出。例如,产出过剩或产出不足。与此同时,在人类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全球农产品价格趋势必将长期下降,这一机制无疑也是内生的。综合这两点来看,全球农产品价格运行的内生机制是波动向下的。但是,在现实中,却出现两点不符:一是整体价格的趋势上行;二是个别时段的价格极端上涨。

这两点不符均可以在外生机制上获得解释,一是美元货币体系的外生性,使得以美元计价的农产品价格呈现出趋势上行。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全球农产品价格实际下行的趋势。二是价格极端上涨,价格的极端上涨和一般波动需要进行有效区分。在一个长时段内,识别价格极端上涨并不困难,也不需要太多的经验分析,不妨以30%的年度涨幅作为波动阈值,研究发现:1900年以来,全球农产品价格年度涨幅超过30%的大体有1917、1934、1947、1973、19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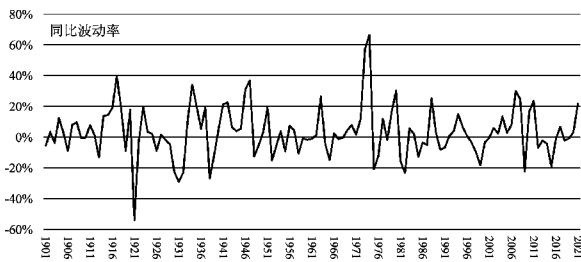


图3 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 Grilli 和 Yang(1988)、Pfaffenzeller 等(2007)和笔者计算

1980、2007年,这些恰恰是特殊性年份,前述特征事实也都在这些时点上。两者之间高度关联性足以说明:全球农产品价格异常上涨并不是内生结果,而是外生作用在全球农产品价格上的表现。

对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与趋势的作用机制,通过历史回溯,可以归纳的是:正常波动机制都是内生的,而极端上涨都是外生的。最后,仍然存在的问题在于部分波动机制带有较强的内外生互动色彩,这便涉及到实证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目前能够判断的是:这种内外生互动在本质上的主导因素是内生的。

四、全球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因素

透过当前全球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与趋势,可以认为,主导全球农产品价格体系的主要原因是内生机制,外生机制通常会被内生机制吸收。但是,无法被内生机制吸收的就会表现为价格的极端波动,形成特征事实,也可以概括为外生的发生性与内生的修复性。对于价格波动与趋势的机制而言,特别是内外生机制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从具体影响因素来看,可以包括:市场供求、价值体系与信息机制。

一是市场基本面。即供需平衡的影响,此时价格是内生于市场供求。换言之,在市场平衡的作用机制下,价格只是供求博弈的结果,因此不需要市场平衡力量进行干预,而且价格干预往往不会实现预期目标。无论从长期农产品价格趋势,还是短期农产品价格波动,都是市场出清形成的结果。长期以来,全球农产品价格在一定区间内的波动,如“锯齿般”价格波动基本都是价格因素对市场供求的自动修正。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农产品价格都受到供需基本面的影响。有观点认为,农产品价格无需干预,让市场机制自发作用,实际上是对内生机制一般性描述。

二是价值体系。对于价值体系与农产品价格的作用机制,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通过货币作用机制,可以表现为两种形式:(1)针对货币与价值体系,如果假定货币中性的话,那么货币流动性构成价值体系的基础,流动性增加的条件下,商品货币价格自然水涨船高,此时价格是外生于价值体系的,意即人为实现价格目标。(2)如果将价值体系分解为商品价值体系和资本价值体系,对于落后国家而言,价值体系

主要是商品价值体系,而发达国家主要是资本价值体系。在流动性增加过快的背景下,发达国家更多地表现为资本品,例如金融市场和不动产价格的上升,而发展中国家则表现为消费品价格上涨,直接形成通货膨胀。

三是信息生成机制。传统意义上,信息内生于农产品市场基本面,属于市场机制的一部分。但是,由于金融市场和信息市场的发展,大宗商品信息生成与消费越来越独立,在很多时候信息市场甚至有可能和商品市场相冲突,这源于信息的获利机制。在大宗农产品信息获利机制中,信息是完全外生的,即为了实现某个预期价格目标,可以通过认为信息生产方式加以实现。这样一来,获利机制也是十分明确的,通过信息的外生作用,在商品市场或者金融市场获利,间接导致价格波动效应的放大。

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为例,从2020年1月开始,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总需求下降,全球农产品价格随之下降;2020年下半年以后,受到中国新冠疫情有效控制带来的需求拉动作用,叠加美元流动性的泛滥,全球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在此背景下,全球农产品供需的基本面并未偏离正常轨道,根据2021年6月的FAO报告,2021/22年度全球谷物的供求状况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如表1所示),尽管粗粮和油料库存消费比下降,呈现出一定的下降,但没有改变整体的供求格局。当前出现的价格上涨与供需基本面之间出现了较大的不符,可以理解为美元流动性泛滥叠加市场信息导致的恐慌气氛。所以说,极端的价格上涨都对应了特殊的历史事件,属于价格波动的外生变化。

表1 全球主要作物库存消费比变化情况 单位:%

	谷物	水稻	小麦	粗粮	油料
2019/20	29.6	35.7	36.6	24.0	22.0
2020/21	28.6	35.3	37.4	21.9	19.0
2021/22	28.1	35.1	38.0	20.8	16.2

资料来源:Food Outlook, June 2021, FAO

五、全球农产品价格的趋势分析

讨论具体的农产品未来价格形势是个“水晶球”问题,但是在透过波动与趋势规律,可以获得有启发性的图景,仍然从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个层面来加以分析:

(一) 商品市场

就全球农业生产的未来发展来看,无论是资源存量,还是资源效率,仍然存在巨大提升空间。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2018年全球农业用地面积占地球陆地面积36.9%,而已经使用的耕地面积占农业用地面积的29.1%,这就意味已经使用的耕地面积占陆地面积的10.7%。就农业生产所需的耕地资源而言,其潜力是巨大的。

更为重要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仍然有很大空间。2019年全球谷物平均单产为每公顷4.1吨。其中,美国平均单产为每公顷8吨、中国为6.3吨、欧盟为5.7吨、印度为3.4吨,而最不发达国家

为 2 吨。如果全球谷物平均单产达到当前中国平均单产水平,那么产出还可以增长 50%;如果达到美国水平,则可以增加一倍。结合农业生产的土地资源,从生产角度来看,农业产出增长将完全可以支撑未来发展需要。

表 2 全球主要地区谷物平均单产(2019) 单位:千克/公顷

	中国	印度	美国	欧盟	最不发达国家	全球平均
谷物单产	6278	3405	8031	5710	2065	4113

资料来源:FAO

从全球人口增长和食物消费增长来看,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和食物消费增长不可能无限进行下去。一种情形是经济增长带来生育率下降,使得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之间实现重新平衡。例如,印度随着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人口增速将会趋于下降,人口总量将会维持在稳定水平。发达国家与中国过去的发展经验都是如此。其中,经济增长与生育率的下降,实际上已经包含了食物消费平衡的问题。另一种情形是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与食物供给,对于这一情形实际与历史上人类发展情况相一致,即食物供给构成人口增长的约束条件,与经济增长带来的人口出生率缓慢下降所不同的是:食物供给的刚性约束会对人口增长起到明显约束。结合两种情形来看,未来发展中国家的食物消费增长是可预期的,而非无限增长。

相对而言,当前发达国家以及中等收入国家,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食物消费的饱和,否则美国、欧盟、巴西等国也不会大力推动生物能源的发展。此外,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每年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农产品,但中国也正在接近食物消费饱和。

从农产品市场平衡来看,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发展,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农产品市场平衡将会趋于稳固,农产品相对价格将会持续下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农产品价格就不会出现极端波动,毕竟极端波动并不完全取决于农产品市场的基本面。

(二)资本市场

在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尤其是极端价格上涨。尽管都存在一定的市场基本面的影响,但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应当来自金融市场。这可以看做货币因素在大宗市场的表现,包括汇率超调理论都对这一情况进行了说明。2020年6月以来,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其中大部分波动都可以被美元货币扩张所解释,这也导致了美国及相关国家的食物价格上涨及通货膨胀。因此,带来了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这就使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在未来面临较强的不确定性。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4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入升值通道,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通胀起到了进一步推动作用。与此同时,由于当前中

国生猪养殖已经实现了复产,这也使得全球农产品市场,特别是肉类和饲料需求偏紧状况趋于缓和,全球农产品市场供需趋于优化。当前,随着美国新冠疫情得到逐步控制,全球经济均呈现出复苏的迹象,在大宗商品市场上的紧张气氛也开始得到缓和。

综合上述因素,2020年下半年以来的全球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很快将走到尽头。除了美元崩溃之外,不可能出现商品的美元价格无休止上涨。因此,全球农产品价格的回归将取决于美国货币政策,特别是加息政策。

六、结语

从新冠疫情以后的全球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出发,进一步扩展到其他价格大幅波动的特征性事例。从解释的角度,将价格往复波动的修正因素视为内生因素,而将特征性事例背景下的价格异常波动当作外生影响。那么,对全球农产品价格的解释更便于理解。如果从价格波动的周期性角度来解释,实际是存疑的。其原因在于价格波动的内生机制并不取决于已知或可控的因素,而是随机游走的因素,意即:只要无法穷尽影响因素,价格波动将会始终存在。

从经济发展实践来看,对于全球农产品市场,例如,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价格波动,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其波动幅度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这一现象可以进行更为一般地推广。在一个饱和市场当中,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价格波动幅度将会不断缩小;不仅如此,在理想环境中,如果可以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即随机游走逼近0的条件下,价格波动会消失。对具体研究而言,穷尽一切价格波动因素是不可能的。因此,将价格波动当作内生机制是便于理解的。同时,对于价格的大幅波动,超过了内生机制的范围,显然背后存在明确的特征性事实,这种外生因素很容易被发现。如果剔除类似的特征性因素,那么价格波动应当仍然在正常范围之内。综上,笔者认为,对全球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解释,重点在于外生的特征性事实对价格异常上涨的影响,对于正常的价格波动,无需太多关注。

最后,对于全球农产品价格的整体趋势,在一个更长的时段内,总体将趋于下降。而当前的价格大幅度上涨,简单地看是全球新冠疫情带来的美元流动性泛滥和恐慌情绪叠加之后的市场投影。但是,这种负面影响并不是可持续的,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这种异常波动会逐步恢复,全球农产品价格将会重回市场基本面。

参考文献:

[1]Grilli, E. R. and C. Y. Maw.Primary Commodity Prices, Manufactured Goods Prices, and the Terms of Trad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hat the Long Run Shows [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88,2 (1).

[2]Päffenzeller, S. and P. Newbold, et al.A Short Note on Updating the Grilli and Yang Commodity Price Index[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7(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